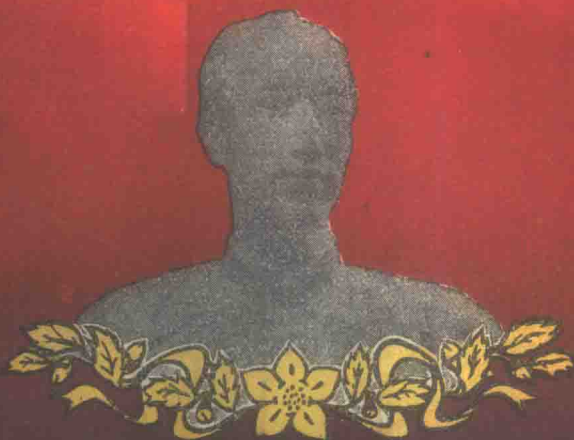




彭湃烈士传略

PENGPAL LIESHI ZHUANLUE

侯 枫 编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彭湃烈士传略

廖 肇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书叙述彭湃烈士一生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其中对彭湃的家庭出身、从事农民运动和对土豪劣紳軍閥的斗争，直至他慷慨就义的经过，都有详细的记述。从这里可以看到彭湃同志对旧社会、封建势力的坚强斗争意志和伟大的人格，以及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彭湃烈士传略

侯 枫編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广州大南路43号）

广东省报纸、期刊、出版社登记证粤版字第2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统一书号：10111·425

8号：1633·787×1092 1/32·23 16 印张·4 插图·46,000字

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10月第3次印刷

印数：11,101—33,100 定价：(6)二角六分



彭湃同志遺象



留学日本时的彭湃同志
摄于1919年



1921年担任海丰县
教育局长的彭湃同志



彭湃同志和他的爱人許玉庆
(1928年)



海丰“紅场”的大門



海丰“紅宮”。彭湃曾在此召开过“东江农民代表大会”。海丰苏維埃政府也是在这里宣告成立。



海丰县农会旧址——林祖祠

前 記

当我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怀着虔诚的心情，把蕴藏在心坎里多年的、关于彭湃同志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一生，概括地写了出来，一方面想借此作为彭湃同志诞生六十一周年和他殉难二十八周年的纪念；另一方面，也想为向革命先烈学习的人们，提供点滴材料。

彭湃同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党员。他的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战斗的事迹，使我们受到生动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将鼓舞着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

感谢党的教育，赋予我完成这一个任务的力量。

侯 枫

夾在韓江与东江之間的海丰，西北面是重山迭嶺，有銀瓶、蓮花諸峰；东南滨海，可以看見白帆片片出沒于万頃滄波中；沿海地帶有丰富的水产和鹽；山地区出产松杉木材和水果；平原地則盛产稻米和番薯；是一个魚米之乡。

从“高千仞，狀若瓶，产五色奇花，上有天池，秋冬不涸，春夏瀑落如練”的銀瓶山发源的龙津溪，靜靜地流过海丰城东一里許的地方，跨溪有一座古老的石桥，桥的东边叫做桥东社，这是彭姓聚族而居的地方。

彭湃于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农历九月十六日）出生在这桥东社一个叫“彭名合”的首戶人家。他原来的名字叫做汉育，去日本留学时，才改用“彭湃”这个名字。他还有一个乳名叫做天泉，当他在搞农民运动的年代，曾被一些豪紳、地主叫他“天蛇”（因为“泉”与“蛇”为海丰話的近同音），用来罵他“惡毒”。彭湃的祖父名叫亞藩，綽号睺眼藩，父亲名叫亞新，母亲姓周名鳳，生他和汉垣、亞述三人；另有异母兄弟亞澤等三人，兄弟共六人，他排行第四。这“彭名合”在海丰县算得是一个大戶人家，有六十多間鋪面出租，每年还有一千多石租谷的

收入，被統轄的農民有一千五百多名。

彭湃長得很俊秀，身裁適中，橢圓的臉孔，有美好的唇齒和聳直的鼻梁，兩道俊眉配着炯炯的雙眼。自幼他就很聰敏，五歲就能用蚶壳在地上擺出很多的字；七歲已認識了幾百個字，且能背誦古詩；九歲就能寫春聯；十歲時，他的父親逝世；十三歲讀高級小學，擅長國文、書法、繪畫。據說曾經有過這麼一回事：海豐盛行“燈謎”（射虎），有一天，同學們鬧嚷嚷地議論着“川伸反復看”這個字謎，半天都沒有人猜着；適彭湃在溫習功課，不勝其擾，遂思索了一下，就說：“這是海字。你們快去領獎品吧！”同學們一轟而去，一會兒，把獎品領回來，說：果然是一個“海”字。

彭湃在十六歲（一九一二年）的時候，和海豐鹿境鄉的一位女子蔡素屏結婚。雖然他反對封建的婚姻制度，但他並不是消極地逃避，而是積極地幫助蔡素屏進行改造，使她擺脫封建的枷鎖，成為一個新人。因此，他們夫婦的感情很好。當他倆第一次別離的時候——也就是彭湃到日本去留學的時候，相約每當有月亮的夜晚，各自在所在的地方去望月亮，說是從月亮里可以望見心中的人兒。所以彭湃在東京的時候，曾有“中秋望月寄相思”的故事，風傳一時，為人所樂道。

鴉片戰爭後的百年間，國際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侵略，日益加劇，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中。更加以軍閥、官僚、買辦、地主、豪紳和各個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騎在人民的頭上，進行着窮凶極惡的剝削，這些慘酷的事實，在當時彭湃的心坎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烙

印。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加紧进行着的一九一六年間，彭湃在海丰县讀中学的时期，就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他团结了一批进步的青年，組織一个“群进会”，向旧社会和封建势力展开了有力的斗争。这时，海丰县的土豪劣紳陈月波、馬劍郎等，为了巴結駐軍統領林干材，竟无耻地在五坡嶺〔注〕表忠祠內豎立林干材的石象，想和民族英雄文天祥一同配祀。彭湃知道了这件事，就和陈复、陈魁亞等領導海丰的学生起来反对，并一起动手把林干材的石象捣毁了。事后，那些土豪劣紳只好把被毀的石象运到碣石去丢下海。这件事，一时传遍了整个海丰，影响很大。

一九一七年，伟大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彭湃怀着一颗赤誠的心，私自离家，到日本去留学，以便学会本领，回来拯救祖国的危亡。当他正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讀書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是变本加厉。因之，一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洪流，冲击着每一个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心。一九一九年的夏天，有三千多个中国

〔注〕海丰城北郊外的五坡嶺，是宋朝文天祥屯兵在这里吃饭的时候，不及战而被擒的地方。后人为了紀念他的忠貞爱国，就在这五坡嶺建筑“表忠祠”，上边还有一个“方飯亭”。祠內祀有文天祥象，上有象贊：“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讀圣贤書，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还有对联：“热血腔中只有宋，孤忠嶺外更何人！”海丰县志記有“宋之末季，信国文公一飯五坡，有以挺山川之秀，而壯乾坤之色。刘（子俊）邹（凤）諸公，一时从难，視死如归。則海邑之所謂寓賢者，止此数人，已足植綱常而扶名教。……”这里有茂林修竹，曲径清幽；是彭湃就讀的地方。文天祥的忠貞事迹，給予彭湃很大的教育。

留日学生在东京日比谷公园集会，拟向各国駐日的使館投递宣言，竟遭到日本的武裝警察包围袭击。彭湃被日本警察毆伤，悲憤万分！他嚙指蘸血，写了“毋忘国耻”四个字，寄回海丰县学生联合总会（在五坡嶺海丰县立中学校內），貼在揭示板上，大大地激励了学生們的爱国热情。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建成一个嶄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使彭湃受到很大的教育，明确了革命的道路，自觉的进行着馬列主义的学习，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心。

一九二〇年，彭湃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完成了学业，得到了政治經濟学士的学位。回国后，就在海丰县組織了一个“社会主义研究社”，假座海丰县城杂货街陈姓的“綿德堂”举行成立会，参加的有和他一道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李国珍、林甦等，和海丰县立中学校、蚕桑学校的少数学生，以及陈魁亞、郑志云、林道文、杨望等，开始了海陆丰的有組織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研究和革命的活动。

彭湃想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革命，因而出来担任海丰县教育局局長的职务。同时，邀請了一批思想先进的朋友——楊嗣震、李春濤、黎樾廷、林甦、陈魁亞等，分任县立中学、工讀学校、第一小学和教育局的教职員，以便扩大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

彭湃当教育局長的时候，他对那些土豪劣紳是深恶痛絕的。那些土豪劣紳来拜訪他，他总是拒絕接見，还时常画些漫画去諷刺他們。但是，他对待学生們却非常亲切。

有一次，海丰县公署的“游击队”借口下乡禁賭，却抓

来几个学生，企图“敲竹杠”。有一个姓余名叫汉存的学生跑来找彭湃設法营救，彭湃就叫余汉存赶快回去集合学生，越多越好，去县公署向县长翁桂清請愿，要求即刻释放无辜被捕的学生，再做道理。过了一会兒，县长果然差人来請彭湃前去向請愿的学生訓話，說是学生鬧事，应该由教育局長去負責管束。彭湃裝做不知道底細，到县公署去問个明白。他和学生們談过話后，再入去对翁桂清說：“既然你說学生的事該由教育局管，那么，我就来管管。这次‘游击队’下乡抓賭沒有抓着，却乱抓了几个学生关起来，实在有辱斯文！无怪学生們要来請愿……”說得翁桂清无言可对，只好答应把抓来的几个学生释放了。从此，海丰的学生对彭湃有了进一步的認識，深感到他是真正爱护学生的人。

彭湃当时还兼任了海丰县立中学的图画教員，可是一个学期中並沒有画过什么画，很多時間他都用来講馬克思、列宁、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事。有一个学生以为彭湃大概是不会画画，有意要試試他，要求他当场在黑板上画点什么。他体会到这个学生的用意，就拿起粉笔来画了一只椅子，接着又画了馬克思和列宁的象，神态都很肖妙，学生們更加信服。

自从彭湃担任了教育局長后，共产主义科学的創始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导师——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象片，开始出现在海丰县教育局里。他还亲自用毛笔画了一幅馬克思巨象，挂在客厅的墙上，并常常鼓励人們：为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枷鎖，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战斗。

一九二一年，为了紀念国际劳动节，他創作了一支劳动节歌：

“今日何日？

‘五一’劳动节，

世界工党同盟罢工紀念日。

劳动最神圣，

社会革命时机熟。

希望兄弟与姊妹，

‘劳动’两字永牢記。”

并且在海丰县城組織了一次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大游行，参加的却没有一个工人或农民，而全是学生。由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高擎着“赤化”二字的紅旗，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情他自己說：“实在是幼稚得可笑！”可是，海丰的土豪劣紳却为此而大肆造謠，說彭湃要实行“共产”、“共妻”，屢屢向陈炯明（陈炯明、馬育帆和鍾秀南、鍾景棠为首的煊赫一时的三大家族，統治着海陆丰，尤以陈炯明的势力为最大。他在辛亥革命时，曾利用过“三合会”——即三点会——取得了广东省的督軍、粵軍总司令等职位。他是官僚、地主、豪紳的大头領，也是海陆丰的土皇帝。）陈說利害，誣告彭湃。他的教育局長也因此而被撤职，接着，所有思想比較先进的校長、教員——李春濤、陈魁亞等，也紛紛被撤职了。

从这时起，家庭的苛責，社会恶势力的攻击，都集中火力的对准着彭湃，給他很大的压力。但他并没有被吓倒或屈服，而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繼續着他的工作。他和李春濤、陈

魁亞等編輯、出版“赤心周刊”（油印本），宣傳革命道理；同時，和軍閥陳炯明的御用文人“海天派”進行着不可調和的論戰。他在最後一期的“赤心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對“海天周刊”那自以為富有詩意的封面畫——纖纖的白雲襯托着一輪圓月，月光瀉在海上的碧波上——予以幽默的譏諷，說“海天”幫閑文人看見龍津溪便以為是大海，腳踏在龍山的“仙踏石”上，便以為登上了泰山……象那怕見陽光的老鼠躲在陰溝里吱吱地叫着。在這期間，他加強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的學習和社會調查的工作；他深感到光是這樣的使用筆杆，收效是不大的。他更深刻地体会到，要在中国進行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就非動員、組織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不行。同樣的道理，就應該把占海豐十餘萬人口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組織起來。於是，他決定停刊“赤心周刊”，深入農村去宣傳，組織農民。從而開始了海豐的農民運動。

彭湃自從被撤去教育局長的職務之後，就把一所原為堆積雜物用的房子收拾干淨，作為讀書、和朋友們坐談的地方，並題名為“得趣書房”。這就是中國農民運動的發源地。

從此，彭湃和他賢淑的妻子蔡素屏，開始過着儉朴的農民式的生活（用着農民慣用的粗糙用具，吃着農民常吃的咸魚脯、菜脯和番薯。……）。他的大兒子干仁，就是這個時候誕生的。

虽然軍閥陈炯明的封亲蔭戚，在海丰造成“司令多如狗，县长滿街走”的局面，而彭湃却不愿同流合污，再也不想去做官啦！

当他家里的人听说他不愿意做官，要去搞农民运动的时候，除了他的三兄汉垣和五弟亞澤不加可否外，其余的人都是不赞成的。其中有的人还对他“恨之入骨”，有的则認為“祖宗无积德，才会有他这样的敗家仔”！他的大哥甚至扬言要杀他；而同族同社的一些人，也都鄙視他；就是原来和他較為接近的一些朋友，也認為“农民散漫的有如散沙，实在是沒有結合的可能，何必徒費精神呢”，反对他去搞农民运动。可是，他并没有被这些阻挠所难倒，他极力地避免和家里的人，和亲戚、朋友接触，而專心一意地为进行农民运动而努力。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彭湃戴着白通帽，穿着白色的学生装和帆布膠底鞋，到赤山約的一个村子去进行宣传活动。可是，农民們遇见他时，却誤認為是下乡去勒索苛捐杂稅的官兒，都远远地避开他。有一个在村前弄糞土来不及避开的农民，帶着畏惧的神色对他說：“先生是来收戏捐的嗎？我們这里沒有做戏啊！”他解释道：“我不是来收戏捐的。我是来和你們做朋友。因为你們辛苦……”这个农民却赶忙回答道：“呀！苦是命啊！先生呀請茶，請茶！”說完便走开去了。接着，又来了一个年青的农民問他：“先生是当什么差事的？到我們村来做什么？”他又解释道：“我不是‘公事人’；是学生。今日到貴村来，是要来和你們做好朋友……”

“我們是无用的人，配不上你們官家子弟。好說了！請茶

吧！”这个农民又是说完这么一句话，就连头也不回的走开了。当他走进另一个村子的时候，眼见着大多数的門戶都上了鎖，没有什么人在村里，只有守門的狗张牙舞爪地向他狂吠。到了傍晚时分，他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踏着落日的余輝回家。

这一天沒有絲毫的收获，他不禁想起了朋友們“徒耗精神”那些話来，心里着实煩惱得很！他躺在床上怎样也睡不着觉，翻来复去的想着，想着：啊！怎样才能使农民不害怕他，和他接近呢？

天刚亮，他又爬起身来，再下乡去。他在路上看见許多农民挑着番薯或尿桶到城里去，每当窄路相遇的时候，他就恭恭敬敬地讓在旁边，由他們先走过去。因为城里的人遇着乡下人，向来是不肯讓路的，只有挑着担子的农民讓那些空着手的城市人。他以为，这样可以使得这些农民知道他不是欺压乡下人，而是尊重乡下人的，敢来接近他，和他攀談。他又到了昨天去过的那个村子，在村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遇见他，就問：“先生！来收賬嗎？”他回答說：“不是，不是！我是来帮你們收賬的。因为人家欠了你們的賬，你們忘記了，所以我特地来告訴你們。”农民惶恐地說道：“呀！不欠別人的賬就算好，怎还会有賬在別人处？”他解釋着：

“你还不知道嗎？地主便是欠你們的大賬的人。你們耕田耕到死，結果是租谷被他收去。我們想起来，实在不平，所以来和你們磋商，怎样去找地主拿回这笔賬。”农民笑道：

“有得拿就好了！我們欠他一升一合还要被鎖被打！呀！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久久是食租，耕田的久久是耕田。先